

衆

老

黃

榮

家

闖

金

俏寡婦一擲東珠蝶

南匯縣衙插刀留柬，使炙手可熱的汪衙舫罷官出妾於前，「林黛玉」掛上「汪公館」的招牌公開接客，使汪衙舫又被敲了一記大竹槓於後，這些妙人妙事在黃浦灘上口耳相傳，久久引為今古奇觀，天下笑談。汪衙舫走桃花運，四品知縣熬頭獨佔，其結果是賠了美妾又破財，霉頭觸足，自此銷聲匿迹，得了他一生之中最大的一次打擊。「林黛玉」和李春來呢，一個是大有斬獲，馳名益噪，一個則是極轟動一時的桃色新聞所賜，成為黃浦灘上家喻戶曉，人人爭欲一觀廬山真面目的鋒頭人物。那時節李春來正自丹桂茶樓轉到天仙茶樓，天仙茶樓的老闖時來運轉，財運來了推都推不開。只要是李春來上戲，戲園子準會場場爆滿，坐無虛席。天仙茶樓衣香鬢影，戶限為穿，大門外黑壓壓的一片人頭，車水馬龍，擠得大馬路上幾無空隙，必定要巡捕房派巡捕去維持秩序。

那時節的李春來和「林黛玉」，確是躊躇滿志，得意得都有點忘形了。捧場客源源而來，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財門旺角大大的開，金銀財寶滾滾而至。一男一女都在最得意的顛峯之上，日夜的繁忙竟使他們抽不出時間來見個面，更何況重拾舊歡，一慶團圓？「林黛玉」如願以償，脫離了汪衙舫的羈絆，但是，她和李春來，反倒越來越疏遠了。

豈祇疏遠，而且還漸漸的視同陌路，不相往來。原因除了各忙各的以外，尤有更主要的原因，是即為雙方都情不獲己的另結了新歡，而所謂新歡俱是孽緣，由而雙方都釀成了巨大風波，滔天之禍。

先說李春來，他成了黃浦灘上的第一紅伶，北里嬌娃，野草閑花之外，尚且有豪門艷妾，富家女眷，爭先恐後來捧他的場。天仙茶樓是舊式戲館格式，舞台的前、左、右三面是池座，池座中安放着一張張的方桌，聽戲的只付茶資不需買門票，不過池座上坐的全是男客，女客則多半坐在樓上的包廂裏，居高臨下，和舞台的距離非常之近。包廂可以整個包下，也可以零割分割。在包下來的包廂裏自有男客奉陪女客的。所以李春來在台上演出，和包廂裏的少婦長女，蕩婦嬌娃

經常是面面相對，啟頰可接。往往眼睛打無線電，心裏吃冰淇淋，相互作會心的微笑。有些顧曲之意不在曲，芳心屬意李春來，亟欲和他「軋軋朋友」的，一時動情，甚至把手上的鑽戒，頭上的珠串，都摘下來拋給了台上人，讓他發一筆小財，藉以表示自己的芳心盪漾，都到了不克自持的程度。

就在李春來，「林黛玉」桃色案發生後不久，李春來在台上演唱，放眼包廂，物色佳麗，無線電波不斷的相接觸，終於被他發現了一位新捧客。她淡掃娥眉，不施脂粉，老是兩眼直勾勾的緊盯着他，吹彈得破的粉臉，掛一層若有深意的笑容。

這個女人的年紀約在三十左右，正所謂徐娘半老，狼虎之年，但是她和包廂上衣羅錦緞，濃抹艷妝的粥粥羣雌截然不同。她眉目如畫，膚似凝脂，每天的穿着都是那麼樣的素淨，神態都是那麼樣的安詳。在三面包廂花枝招展，艷光四射的各色佳麗之中，大有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嫣然風致。

由於此女每天都坐在固定的包廂，和固定的

(十一) 章 君 毅

座位上，她從來不攜男伴，而且永遠只看李春來一個人的戲。李春來登台時她已安然的坐好，李春來一下戲她馬上就起身離去。老吃老做，閱歷閱富的李春來，當然曉得她天天捧場的用意何在？同時，不管她穿着如何樸素，李春來也看得出來，她必定出身富家，一連幾日李春來按兵不動，其實是在等着看她怎麼出手？

終於有那麼一天晚上，這位富家婦開始了她的驚人之舉，釣餌攻勢。李春來正在台上賣力演唱，台下的男女觀眾如痴如狂，高聲喝采使勁鼓掌，李春來藉的一眼瞥見閃過一道白光，在上下燈光強烈照映之下，宛如一隻碩大無朋的白蝴蝶，飛向他的腳邊。李春來頓即心知這是怎麼一回事？——古時候潘安出遊擲果盈車，清末民初浪婦淫娃向戲子送秋波，她們擲的却是珠寶首飾。李春來近乎本能的伸出腳去，想把那個潔白的蝴蝶一脚踩住，以免在衆目睽睽下露出了破綻。

### 黑馬車架走了黃天霸

他再也沒有想到，這一次的獻媚擲寶，竟會是一副用大堆東珍鑲嵌而成的蝴蝶珠花。東珠大而圓潤，他一伸腳踏住時便滾了一滾，於是，大珠小珠散落一地的，溜溜的在台上四散滾開。包廂裏、池座中的觀眾清清楚楚的瞧見，此起彼落的驚呼與爆笑，匯聚成一股股嘈雜的聲浪，把他高亢的唱詞都壓下去了。

李春來十分之窘，呆怔了一下，抬起頭來閃望了那邊一眼，果不其然是她擲下價值連城的珠花。她臉上一紅，迅速的起身離座，隱入包廂後的黝黯之中。方才驚鴻一瞥，便告芳蹤杳然。

一齣落馬湖唱完了，檢場的給飾演黃天霸的李春來送上盈盈一握東珠，使李春來爲它的驚人價值又度愕然。他把那些東珠收好，卸了戲裝，換了便衣，趁後台正亂，衆人不備，他悄悄的溜出後門，迎接未可預卜的命運。

一切都有如他心中所預想的，方出後台後門，便有四名彪形大漢一擁而上，把李春來圍在正中間，由其中一人低聲的說了句：

「李老闆，請！」

李春來便身不由己，腳不點地的，被架上了一輛華麗而舒適的馬車。一進車廂，車門就在他的身後關上。李春來觸目所及，止是一團漆黑，他伸手不見五指，因爲馬車門窗俱已罩上嚴密遮蓋的黑絲絨幔。這就是所謂的黑車了，李春來的心裏很篤定，他安然的坐着，聆聽輕快而脆朗的馬蹄聲響。

行行重行行，終於，到了一處人間仙境般的地方，馬車停住，車門打開。李春來被人攙下車來，攙進了廳門，攙到一個強光耀眼，富麗堂皇的前廳。白石巨柱高高矗起，一道弧形的扶梯通向二樓，巨塊的白石建築襯以猩紅色的地毯，色澤鮮明，令人魄爲之奪。李春來定神看時，果不其然，在扶梯盡頭，正站着那位麗質天成，脂粉不施的風流寡婦，她在美目盼兮，巧笑倩兮，輕移蓮步，柳腰款擺的拾級下樓相迎。在風流寡婦的身後，姹紫嫣紅，五色繽紛，一共有八名風姿綽約，明眉皓齒的侍婢，在神秘女主人身後亦步亦趨，深沉的笑……

十里洋場，金粉世界，李春來閱人多矣。可

是，他從沒有見過這種氣派，想像得到會有這般目搖神眩的境界。他像是一舫斗跌入了五彩雲裏，李春來的自持力全盤瓦解。從這一天夜裏起，他唯有仰俯由人，一切的一切，完全聽從他的主張與安排。

不再成爲蕩婦孀娃的追逐目標，常年拈花惹草，廣結孽緣的李春來業已有所屬，有所主，有所歸。他甘願雌伏，一變而爲風流寡婦的禁臠與玩物。她的年紀比他還大些，因此，凡事都是由她採取主動，李春來原爲羣豸的角逐物，溷跡花叢，左擁右抱，少婦長女，燕瘦環肥，他原可以予取予求。然而，他却甘爲她的俘虜，拜倒石榴裙下，決不爲搗貳之臣，甚至連他自己都鬧不清楚，這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在和她定情以前，李春來從不曾想到，世間居然也會有一名女子，能有這麼大的魅力，把他這風流教主，獵艷魔頭，一下給迷住了。

除了每天一次上戲館，由她指派保鏢貼身相隨，送進押出，李春來整天整晚都流連在風流寡婦的身畔。她所給予他的，是使他震懾、臣服的氛圍，迷惑、愉悅的境遇。舉例而言，那一幢豪華瑰麗的大廈，就曾使李春來動定心神時百思不得其解，那是帝王宮殿，還真是凡夫俗子也能住用的所在？她爲李春來所做的衣服，足夠他一輩子穿着不盡。李春來想要什麼吃什麼，只要他一開口，她自會上天入地的給他找來，李春來攀上高枝，他這才懂得什麼叫做享受。譬如說李春來和她都喜歡吃螃蟹，在那幢渠渠華廈中就有一間蟹房，從天花板到四壁、門窗、地板，一律

髻以潔白閃亮的油漆，光可鑑人，一塵不染。九月團圓十月尖，隻隻螃蟹都經過精挑細選，八名侍婢忙碌緊張的在剝蟹肉，源源不斷的供應，讓他們並肩而坐，大快朵頤。沾蟹的薑末被剝成精鹽般的細粒，還有，一瓶瓶李春來幾乎叫不出牌名來的各色美酒。

諸般享受，在在都如人間天上。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則為她的柔情萬丈……

### 風流寡婦身世謎底

李春來曾經不止一次的追問過風流寡婦，她是誰，她那來的這許多錢，她那來的這許多自由與自在，能够把名氣這麼響亮的李春來，無分晝夜的拘在她的身畔？每當問她時，她總是神祕的笑笑，不置一詞，從不正面作答，僅祇有那麼一回，實在是把他逼得無從迴避了，她方悄悄的在他耳邊說：

「我叫朱桂珍。」

這朱桂珍又是黃浦灘上，姑蘇城裏，一位名氣響叮噠的人物，提起此馬來頭大，朱桂珍小時候身世淒涼。然而，蓬門碧玉，偏又長得杏眼桃腮，風姿嫣然。朱桂珍是蘇州山塘人，父親是個屠戶，母親却「天生麗質難自棄」，家居之日，頗有招蜂引蝶的嫌疑。朱桂珍才六歲，屠戶父親一病不起。她母親生活無着，便改嫁一名棕棚匠，也就是專做籐質床墊的工人。棕棚匠的收入要比殺豬的好些。兩母女閑來無事，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聽戲。當年蘇州只有大觀和慶樂兩家戲館，朱桂珍和她母親居然能够日場上大觀，晚場到慶樂，週而復始，日以繼夜，從無一場好戲

漏過的，由此，可知她們兩母女嗜戲，都迷戀到了什麼程度。

天天聽戲，所費不貲，而且當年蘇州的良家婦女，那有像朱桂珍母女這樣拋頭露面，卜晝卜夜流連於公眾場所的。天長日久引起了鄰居的私議，棕棚匠的不滿。尤其朱桂珍原是她母親帶進門的拖油瓶，由於她年已及笄而舉止浮浪，跟她母親一天到晚泡在人品良莠不齊，俱以追歡逐樂為目的的戲館裏，便有好事之徒，給她取了個綽號叫「小棕棚」。棕棚者，床墊也，這個綽號自然大有輕薄狎侮的意味，使棕棚匠後父聽了認為玷辱門風，莫此為甚，因而由規勸而勃谿，由勃谿而感情破裂，一對夫妻終告仳離。

離婚以後，兩母女孤苦無依，連吃飯都發生了問題，只是「小棕棚」朱桂珍人長得漂亮，斯時已屆破瓜之年，於是浮蜂浪蝶，輕薄少年成羣結隊的纏在她身邊。兩母女的住處，時刻調笑諠浪，聲達戶外。衛道之士，莫不大搖其頭，嗤之以鼻而去，唯獨貼隔壁住着一個「毛家好婆」，一向幹的是馬泊六，老鴉兒的營生。一見朱桂珍，便曉得她是揚州瘦馬，娼門材料，有如奇貨之可居。因此，藉機接近這兩母女，花言巧語之餘，再啗之以巨利，說是倘若把朱桂珍送到黃浦灘，押到堂子（妓院）裏，將來一定會大紅大紫，日進斗金，兩母女不但一輩子生活無虞，尚且可以衣羅錦緞，發一筆財，成為兩代富婆哩。

這兩母女正在坐吃山空，走投無路，那經得起「毛家好婆」的一再慫恿誘惑，兩母女幾次三番關起房門商量，似乎眼跟前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於是便無可奈何的答應了下來。毛家好婆有這麼一票好生意做，當下真是心花怒放，喜出望外，由她墊出一筆錢，給朱桂珍做了幾套衣裳，全身上下，煥然一新，真個是「佛要金裝人要衣裳」，益發顯得花團錦簇，艷光四射。毛家好婆便帶了兩母女，與沖沖的從蘇州到上海，把朱桂珍押在三馬路公羊里的一家長三堂子裏，朱桂珍自比成爲待價而沽的「清倌人」，成日價生張熟魏，送往迎來，只等一位看中了她的闊佬，花一大筆錢，給她點一次「大蠟燭」，小棕棚朱桂珍就要正式接客了。

當年上海歡場，點大蠟燭不但所費不貲，而且還有許多娼門陋規，開頭笑一般的「結婚儀式」，花費既大，手續更繁，若非恩客對於雛妓必欲得之而後快，通常客人是很少輕易一試的。朱桂珍在蘇州城內，小術堂裏，算得上是馳名四播的「小棕棚」。可是一旦到了黃浦灘，各地佳麗，粉白黛綠，各盡其妍，而且多如過江之鯽。這一比，可就把她給比下去了，何況朱桂珍心高氣傲，還愛使上小性子，發發小脾氣，犯了娼門的大忌。因此，一連多時，公羊里長三堂子的老鴉，都還不會給她找到一位寬大頭的恩客。不通過這一關，小棕棚就賺不到大錢。鴉母心中當然着急，因此，有那麼一天，便別出心裁，叫她穿上一套洋裝，隆胸束腰，風流嫵娜，命一名老媽子相陪，驅車前往冠蓋雲集，遊人如織的靜安寺路味蔬園，滿心巴望她能招蜂引蝶，釣回一條大魚來。

### 黃開甲來獨佔花魁

公羊里老鴉的這一着，果然奏效。當日味蔬園裏，正有一位官拜京卿，擁資巨萬的大闊佬，在那兒呼朋索侶，野餐飲宴。味蔬園裏佳麗當前，嫣紅姹紫，但像朱桂珍這樣一襲洋裝，曲線畢露的，要算是極爲大胆的新派作風了。偏巧這一位大闊佬正是喝過洋墨水，到過歐美各國，時在國內猶如鳳毛麟角的新派人物。他眼見朱桂珍款擺柳腰，輕移蓮步，正在對他眉目傳情，當下就心旌搖搖，迷了醉了。派他的跟班，去跟朱桂珍攜去的老媽子一搭訕，問明了朱桂珍花叢何處，當天晚上，便邀了三朋四友，來到公羊里，指名叫朱桂珍執壺侑觴，給她捧場。三杯下肚，數度調笑，把朱桂珍看做了天仙化人，反正這位闊佬是出名的花國豪客，一擲萬金無吝色，他有的是錢，根本就不照妓院中的規矩，乾脆了當，酒罷留宿，一樹梨花，壓了弱枝海棠。一夜纏綿，欲仙欲死，大闊佬索性斥巨資，把五百年前風流孽債的一個朱桂珍，娶回家中作爲侍妾。

提起這一位大闊佬，又是來頭奇大，大名鼎鼎的人物。在遜清末年，他正飛黃騰達，炙手可熱。他姓黃，名開甲，廣東鎮平（今之蕉嶺）人，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清廷派遣第一批三十名學童留學美國，黃開甲即爲其中之一。他十三歲旅美，二十八歲返抵國門，求學的成績並不太好，連一張畢業文憑都沒有混到。然而，他却是天生的做官材料，逢迎吹拍，最擅勝場。返國之初，黃緣擔任海關道某某的翻譯（由於下文頗有門庭之玷，非某之罪，乃隱其名），很受到此公的器重。可是，黃開甲常時與某海關道出入與

共，某某既引他爲親信，連內眷都不避嫌，而他有一位青春少艾的姨太太，出身娼家，水性楊花，和翩翩少年，唇紅齒白的黃開甲一見面，芳心便起漪漣。得一個機會，兩人一拍即合，成就了一段孽緣。姨太太紅杏出牆，道台大人一頂綠帽子戴上。奸夫淫婦，先則暗渡陳倉，偷偷往來。時日一久，難免紙包不住火。一旦春光外洩，黃開甲直吓得心摧胆裂，魂飛天外，心想某公獲知其情，性命必定難保，於是當夜便鴻飛冥冥，逃之夭夭了。

黃開甲的這位東翁，不失爲正人君子，愛才如渴的達人顯宦。黃開甲一逃，他處置待妾偷情一案，僅祇是把那個不安於室的姨太太，撵出家门，對外毫不聲張，其於色胆包天的黃開甲，也並無隻字片語相責。不但如此，事隔多年，當他聽說黃開甲長罪潛逃後，流落到南方，鬱鬱不得志者歷有年所。他便覺得年青人血氣方剛，難免犯錯。像黃開甲這種「精通外務」，不可多得的「人才」，讓他投閒置散，虛度一生，未免太可惜了。居然派人去把黃開甲找回來，言明過去的事，一概不提，還要好好的提拔提拔他呢。當下的黃開甲，真是感激涕零，淚下沾襟。他在老上司跟前賭神罰誓，說他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庶幾不負老上司的寬宏大量與刻意栽培。

這位宅心仁厚的老道台，把黃開甲派到鐵路上去襄贊事務，在遜清末造，這又是人人艷羨，油水甚多的一項優差。黃開甲獲罪于天，居然否極泰來，平步青雲。起初他爲了不辜負老上司的恩施格外，倒還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任事既

勤勉，操守也很謹嚴，讓他那位老上司捋髯微笑，讚一聲孺子可教。此後，便在老上司的加意提拔栽培下，不數年間，便陞任道員，儼然三品官了。其後清廷派遣親貴大臣，分訪歐美，黃開甲又因老上司的大力推戴，擔任譯事。和好幾位當朝權要，發生了直接關係，回國未幾，便更上層樓，一躍而爲京卿了。

光緒中葉二十八年十月（一九〇二），美國在聖路易城舉辦世界博覽會，邀請我國參加，這還是我國參與世界性博覽會破天荒的第一次。黃開甲既以通曉外務自居，朝廷之上，又有許多親貴大臣接手，稍稍活動，便落到一個負責實際籌備責任的「聖路易賽會副監督」，而以貝子溥倫爲正監督，溥倫是滿清宗室，他純粹是掛個名義出國去好玩的。此外還有一名副監督則爲東海關稅務司美國人柯爾樂。

### 聖路易博覽出洋相

黃開甲新官上任，心中明白，這是千載難逢的撈錢機會。頭一步，他便向戶部支領一筆鉅款，腰纏巨資，直航彼邦，在聖路易展覽會場，搭起一座中國展覽館。——參與博覽會的其它國家，佈置會場莫不美輪美奐，富麗堂皇，唯獨黃開甲親自設計、鳩工、監造、驗收的這一座中國館湫隘狹窄，矮小譴陋，夾在其它國家的闊偉建築之中，直如大巫之見小巫，令參觀者忍俊不住，掩口葫蘆。尤其這座中國館的建築費用，赫然高達四十五萬兩之鉅，建築之式樣，則更是——非宮非殿，非廟非衙，斯館一出，真是貽笑大方，

中國僑胞見了，無不搖頭歎氣，跌足太息。

更令人痛心疾首，憤慨莫名的是，任何國家參加聖路易博覽會，莫不展出最新產品，進步繁榮的社會情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唯有黃開甲一手遮天，籌備經營，所推出來的中國館展覽物，竟然會是鴉片煙槍十餘支，鴉片煙燈數座，鳩形鵝面，面黃肌瘦的滿清官員木偶一具，劊子手用的殺人刀一柄，殺人砍頭的實景照片一套，知縣衙門模型全副，大堂上還陳列着各式刑具，木枷一面，上海、寧波、北京、廣州等地裝束的小脚女人像各一。四尺以上的木偶數百枚，全是乞丐、鴉片烟鬼、囚犯、苦力、娼妓、苗蠻族男女和滿洲綠營兵，外加上秀才、舉人、進士各一位；一概全是彎腰呵背，形容枯槁，久病積弱的可憐相。再則爲奎星樓模型一，城隍廟模型一，附以牛頭馬面，判官小鬼。藥王菩薩、財神菩薩圖片數張。唯一看得入眼的展品，便是數十幀學校建築圖照，然而，照片上偏有英文，一望而知那些學校都是外國教會辦的。

我國地大物博，文化最久，即使是在清末，出產物也是斐然可觀。然而，在我國首度參加國際展覽的中國館裏，所展出的東西，居然全是卑劣粗鄙之物，落後迷信之具。外國人責我野蠻、落後，不承認滿清爲文明國家，反倒要由黃開甲虛耗國帑數百萬兩，自己打自己耳光，給洋人對我國的諷刺誣蔑下註脚，展示證明。所以，當年的聖路易博覽會，就由於黃開甲的昏愼顛預，自暴其短，硬是鬧了一個古今中外從所未有，從所未聞的大笑話。難怪參觀聖路易博覽會的華僑和

中國遊客看了，無不氣憤填膺，懊惱萬分，在洋人的哄堂大笑聲中，簡直羞得抬不起頭來。於是與論大譁，僑胞紛紛上書清廷，痛加撻伐，把一個毫無心肝，自取其辱，徒知貪污舞弊，中飽公帑以百萬兩計的黃開甲，罵得狗血噴頭，體無完膚。

聖路易博覽會閉幕後，清廷求榮反辱，在國際間又留下一則笑柄。黃開甲這一票着實撈飽了，可是他畢竟也因為國內報章競相責罵，心有內愧，遲遲未敢回國交差。他從美國先到日本，留連觀望，看看風色。及見朝野之間一片喝罵之聲，他更不敢過返國門，於是在日本一住多年，等到事過境遷，風浪漸漸的平息下來，方自日本潛赴上海，就此在法租界裏，用他的造孽錢，造了一幢壯麗的華廈，又娶到了小棕棚朱桂珍，優游自在的做起闊佬寓公來。

小棕棚朱桂珍被黃開甲置珠聘去以後，結束了她的賣笑生涯。她自小聰明，也識得些字，平時除了聽戲，便是看看小說，最愛看的說部是「水滸」和「施公案」，最崇拜的英雄人物厥爲黃天霸，不過她也有若憾憾然的批評，常說黃天霸是個莽夫，不懂得用情。

及至名武生李春來在滬上登台獻藝，他演的是武戲，舉手投足之間，簡直把黃天霸給演活了。小棕棚朱桂珍見到了活黃天霸，情不自禁的芳心盪漾，不克自持。她包好一個包廂，每天晚上獨自一人去捧李春來的場，恨不能把李春來化作一口水，嚥下肚皮裏去。直到曲終人散，快快返家，和她床頭人黃開甲同床同枕的時候，便忍不

住要冷諷熱嘲。人前人後，一天到晚掛在嘴上埋怨，她恨透了黃開甲的既老且弱，心有餘而力不足。

既老且弱的黃開甲，攤資巨萬，偏就錢難買命，其壽不長。當朱桂珍迷戀李春來，神魂顛倒，茶飯無心之際，黃開甲突然罹病，而且爲時未幾便一命歸陰。黃開甲一死，小棕棚不但毫不傷心，而且還不勝之喜。因爲黃開甲髮妻早逝，膝下並無子女，他兩脚一伸，百萬家當都歸朱桂珍了。

### 金屋樂南面王不易

黃開甲方死，屍骨未寒，朱桂珍還在熱孝期中，她便拋出一支價值連城的蝴蝶珠花，派出四名得力的保鏢，用一輛華麗的馬車，把她的心上人李春來接到她家，雙宿雙飛，公然同居。李春來雖然是風月場中的老手，可是他半輩子沒有見過這麼關綽的手面，況且轉彎抹角，打聽出來朱桂珍手中握有的動產與不動產，爲數高達百萬以上。人財兩得，何樂不爲，於是他就既來之則安之，和小棕棚朱桂珍日夜歡聚，寸步不離。對朱桂珍竭力報效之餘，有意無意間表現，李春來金屋樂，不思蜀，他已然決定把溫柔鄉當做英雄塚了。

於是自此以後，李春來便在黃開甲經之營之的大廈裏安享艷福，自甘爲小寡婦朱桂珍的禁脔。小寡婦朱桂珍更是仗其多金，事事都爲李春來妥善安排，她命人去和戲子交涉，李春來決心辭班不唱了。戲班子老闆聽說台柱子李春來要走，

驚得什麼似的，向來人苦苦哀求，萬萬不可拆這個台，因為他和李春來簽得有合同在。辭班不成，朱桂珍便天天派人去回戲，告假，戲館老闆再三再四的追問：李春來究竟到那裏去了，爲什麼一連多日，不會見他露過一次臉，來人總是深沉的笑笑，避而不答。於是謠言揚揚沸沸的傳開，都說李春來被綁了票。天仙戲園的老闆趙阿華，也是黃浦灘上很吃得開的人物，跟英法兩租界捕房的頭目都有交情，李春來喉唱多日，票房直線下降，他當然是很着急的，便央託捕房中的朋友代爲查訪。法租界巡捕房的華籍探目黃金榮，本來就是上海各戲院的衆家老闆，對於李春來的神祕失蹤案當然也是關心得很，他親自出馬，有一天晚上，當朱桂珍又派人來見趙阿華替李春來告假時，黃金榮便老實不客氣的橫身而出，把那個「來無影，去無蹤」的傳話人，帶到了法租界大自鳴鐘巡捕房裏，加以盤問。

起先，這個傳話者因爲老闆娘朱桂珍的嚴詞告誡，咬緊牙關不肯吐實。但是黃老闆親自問案，反覆盤詰，傳話人懾於黃金榮的威名，終於把朱桂珍「金屋藏李」的祕密洩露了出來，衆人這才曉得，原來紅遍大江南北的名伶李春來正躲藏在朱桂珍的家裏享豔福呢。

黃金榮獲悉李春來的匿跡之處，他並不想找這一對奸夫淫婦的麻煩。祇不過，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天仙戲園老闆趙阿華，既然將尋訪李春來的這一件事，重重的拜託了黃金榮，黃金榮一言九鼎，駟馬難追，他就不能不給趙阿華一個圓滿的答覆。因此，當時他站起身來，一拍那傳話

者的肩說：

「李春來，朱桂珍的私情我可以不問。不過天仙戲園有那麼些人指着李春來吃飯，他再這麼天天回戲，天仙非垮不可。請你代我去傳一句話，叫李春來明天晚上銷假登台！」

衆家老闆黃金榮一聲吩咐，李春來、朱桂珍真還不敢不遵。第二天晚上，果然有一輛華麗馬車，將李春來、朱桂珍雙雙載往天仙戲園，一個走前門，一個上後台，李春來又恢復演唱了；天仙戲園門前，又復是車水馬龍，盛況空前，朱桂珍照舊坐在她長期包下的包廂裏，替床頭人喝采鼓掌。祇不過，她已經用不着避什麼嫌了，每天公然的和李春來同進同出。

一天風雲似成過去，但是偏又節外生枝。某夕，朱桂珍方將李春來送進後台，再轉往前門步入自己的包廂，方一入門，便看見有三名彪形大漢，怒眉橫目，先已將她的包廂佔了。

當時朱桂珍的氣餒頗盛，她馬上就臉色一沉，驚叱燕語，把戲園裏管座位的「案目」叫了來，當着那三名彪形大漢，高聲質問：

「這是我長期包下的包廂，是否你們想撈外快，又賣出去了！」

「案目」打躬作揖，聲聲抱歉。但是妙在反似有難言之隱，不敢請那三位彪形大漢讓座，他倒低聲哀求着朱桂珍說：

「黃太太，今天無論如何請妳幫幫忙，容小的再給妳騰出一個包廂。」

### 朱桂珍一怒建戲院

朱桂珍不知究竟，一聽案目的這話，益發動了氣。她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得理不饒人的責問那個哀求苦惱的案目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這兒明明是我的包廂。我的包廂我不能坐，反倒要你去騰出一間來給我？」

她這麼一質問，案目無詞以對，嚶嚶嚶嚶的說不出話來了。偏在這時，強佔包廂者之一反而聲聲冷笑，橫蠻不講理的說：

「戲園裏的位子人人坐得。要想獨霸，除非自己去開一家！」

朱桂珍一聽，這話分明是冲着她說的。畢竟是少不更事的女流之輩，她不審利害，也不問那三名大漢的來路，一個轉身，就跟冷笑發話的那人吵了起來。雙方正面交鋒，吓得天仙戲園的案目面如土色，他居中一站，兩頭賠禮，好不容易止住了一場無謂的爭吵，把朱桂珍連拖帶拉的請了出去。朱桂珍當衆吃虧，顏面無光，把戲園案目罵了一頓，却是也拿那三名挑畔者無可奈何，一蹶腳，坐上馬車回家去了。

當夜，好不容易等到李春來從天仙戲園回來，朱桂珍大受委屈，一頓脾氣發到了李春來的身上。李春來心知這不尋常的事件必有內幕，那三名挑畔者多半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祇不過朱桂珍正在氣頭上，一時難以和她說清楚。只好低聲下氣，陪着笑臉，顧左右而言它的，直把朱桂珍逗笑了爲止。

然而，朱桂珍仗着自己有的是錢，目中無人，決不服輸。她認真的望着李春來說：

「今天的事，我實在嚙不下這一口氣。那個赤佬不是說：要想獨霸座位，除非自己去開一片戲園嗎？我就開一片戲園給他們看看！」

大堆洋錢是朱桂珍的胆，她說幹就幹。派人去把天仙戲園對面的幾幢房子，以高過時價數倍的價錢，一古腦兒買了下來，然後全部拆掉，再蓋起一幢崇閎華麗，裝修盡善盡美的戲園來。朱桂珍蓋這片戲園，完全是爲了賭氣，所以她不惜花費，規模、格局、裝修、設備，不但對門的天仙戲園無法望其項背，即使是全上海的戲園也都把它壓下去了。朱桂珍蓋了一座滬上獨一無二，豪華壯觀的戲館，落成之日，又在她自己和李春來的名字裏各取一個字，命名爲「春桂戲園」。

「春桂戲園」當然是李春來自行組班演唱，戲院好，角色硬，其中又有這麼一段故事。難怪揭幕之日，簡直轟動了黃浦灘。從此以後，朱桂珍便以春桂戲園的老板娘自居，除了專用包廂之外，連後台上李春來獨用的化妝間，也設有她一席之地。

然而，李春來畢竟是常跑南北碼頭，專吃開口飯的，社會經驗，人情世故，要比朱桂珍老到得多，那日上天仙戲園尋畔的三名壯漢，果然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原來自太平天國一役後，廣東同鄉在黃浦灘上與日俱增，勢力迅速擴張。上海開埠較遲，要到遜清康熙年間設立江海關，方才開始繁榮，一向都是土著較少，而外鄉客反多。請末民初，廣東幫與寧波幫幾有分庭抗禮，互不相下之勢。尤其廣東同鄉團結一心，莫可禦京，更使廣東人在上海奄有屹立不搖的地位。

黃開甲誠然劣蹟昭彰，一再受人詬罵，但是他斥巨資娶朱桂珍爲妾，死後又將天文數字的財產全部留給了朱桂珍，朱桂珍不但不爲黃開甲守節，反而在居喪期間公然的姘戲子，蓄面目，雙飛雙宿，招搖過市，那就未免太對不起屍骨未寒的黃開甲了。再怎麼說，黃開甲也是一名廣東籍的京官，在黃浦灘上，也有親朋戚友，更多的是廣東同鄉。小棕棚的蕩檢踰閑，大胆作風，着實丟盡了黃開甲的顏面。因此，若干廣東同鄉，由而起公憤。讓三名壯漢佔一佔朱桂珍的包廂，當衆挫一挫朱桂珍的氣燄，無非是廣東同鄉在對她小小的施以警告而已。詎料朱桂珍色迷心竅，恃財而驕，居然變本加厲，悍然不顧物議，拿黃開甲的遺產，潑水也似的浪費虛擲，乾脆蓋了一片春桂戲園，彷彿在向全體廣東同鄉示威。這麼一來，廣東同鄉深感斷難容忍，必須嚴懲朱桂珍，一場軒然大波，便在朱桂珍渾無所覺的當兒，轟然爆發了。

### 關老爺動了雷霆怒

上海自有租界，向來洋人涉訟，俱歸其本國領事訊斷，倘若華洋互控，或者是華人之間的訴訟事項，則由會審公堂受理。租界的會審公堂有二，法租界設在黃浦灘大馬路口，公共租界則設於英租界大馬路上。照例，會審公堂設華籍推事，只是華籍推事問案，一定要請外國領事陪審，而外國領事又每每能左右華籍法官，使華民輒常冤沉大海，永無昭雪之望。

公共租界的首任推事是陳寶琛，在職十餘年

，鮮少建樹，平平而過。陳去任後，以黃芝生繼。黃芝生後則爲大名鼎鼎的關炯之，關炯之公正嚴明，執強項，一向不賣洋領事的賬，時刻堅守國家民族的立場。因而在黃浦灘上，素孚人望。他蒞任未幾，戊申（一九〇八）那年十一月，上海發生罷市風潮，憤怒華民，冒死衝進巡捕房。關炯之聞訊，隻身前往制止，徒手站在外國巡捕和中國百姓中間。外國巡捕的槍口，距關炯之不及一尺，正欲扣動扳機，開槍彈壓，憤怒華民唯恐傷着關炯之，紛紛上前以身軀遮住這位華籍承審員，高聲喊道：「寧可殺我百姓，不可傷及好官！」

滬上名詩人翼雲，曾有「上海開公堂」八絕，其首一絕即紀其事云：

「黑風吹海水羣飛，十萬驚濤撼照磯，賸有芙蓉長劍在，誕揮熱血洒龍旗。鴻門爭賀沛公回，動地槍聲旬怒雷，無物酬恩惟碧血，人心雖死未成灰！」

是夜關炯之，堅欲徹夜巡視各地，免生事端。租界當局深知他受華民愛戴，唯恐他發生危險，難以向華民交代，特地派出外國槍兵，印度巡捕，荷槍實彈，嚴密保護，因之翼雲又有詩紀其盛云：

「向晚紅燈對對開，無人知是宰官來，花門黨面充前導，星拱中華擁上台。」

自茲而後，上海市民便尊稱關炯之爲關老爺，把他比做互古一人，庇佑天下蒼生的關公了。

關炯之正是廣東人，又復是黃開甲的朋友，他先已聞悉朱桂珍寡廉鮮恥，姘上了李春來，當

下已爲黃開甲頰呼不值。後來又聽說朱桂珍興建春桂戲園，公然向黃浦灘上的廣東同鄉示威挑戰，更覺得類此歪風，萬不可長，因此下定決心，要痛懲朱桂珍和李春來這一對蕩掃淫伶。關老爺一聲令下，法租界巡捕房不敢怠慢，當天便派出了好幾十名華警探，由黃金榮率領，直撲黃開甲遺留下的一幢華屋大廈緝捕淫伶李春來歸案。

殊不知，朱桂珍早已頻施銀彈攻勢，買通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法籍探員。法國人到上海，萬里任事只爲錢，祇要有鈔票銀兩可拿，什麼事都肯幹。——那一天，黃金榮率領大隊華洋巡捕，把朱桂珍的那一幢渠渠華屋圍住，然後再從大門直

衝進去，當時明明看見，李春來和朱桂珍正在陽台上喝着酒，他方待悄悄的掩上前去，出其不意的把李春來拿住。詎料，一名法國巡捕毫無必要的發聲喊，只這便是暗號，陽台上的李春來被這喊聲驚了一驚，憑欄俯視，眼見大隊巡捕來到了，他便施展飛簷走壁功夫，三下兩下躍登屋頂，轉眼之間，逃得不知去向了。

手到擒來的淫伶李春來當衆逃脫，黃金榮不由大怒，却是人蹤已杳，無法可施，尤其跟法國巡捕更是有理說不清的，黃金榮功敗垂成，啞然無語，悶聲不響的帶領原班人馬回去。

法租界巡捕房大隊人馬開進朱桂珍家裏，居

然眼睜睜的看着李春來越屋而逃。消息傳出，黃浦灘上的人，莫不嘖嘖稱奇，人人心中明白，這決不是李春來的武功高，而是朱桂珍在法國巡捕跟前攢足了鈔票。俗話有道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是飄洋過海，只爲求財而來的法國洋鬼子呢。爲了法國巡捕受賄，故意「打草驚蛇」，縱放淫伶李春來，關老爺關炯之氣得吹鬚子瞪眼，上海市上的廣東同鄉更是起了公憤。於是用上廣東旅滬同鄉會的名義，具狀投向法租界巡捕房，將李春來、朱桂珍的醜聞醜事，和盤推出，要求法捕房立刻封閉「春桂戲園」，並將李春來緝拿治罪。（未完待續）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 新臺幣 壹佰貳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卽爲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僞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下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爲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叁拾元合售壹佰貳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